

# 徐福东渡与日本秦俗文化

——以明清时期朝鲜官员的记载为例

陈佳

(鲁东大学 胶东文化研究院,山东 烟台 264039)

**摘要:**徐福东渡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不但开创了中国古代文化对外传播、对外交流的先河,而且也为日本的发展与繁荣奠定了基础。中国秦朝时期的民风民俗在日本列岛广泛传播,历代绵延,使得秦俗文化成为日本原生文化的重要来源之一。朝鲜半岛高丽以及朝鲜王朝时期出使日本的朝鲜使臣关于徐福东渡对日本影响的文献记载,印证了在中国明清时期,日本的许多风俗习惯都带着中国秦文化的烙印。徐福东渡对日本的影响是经久不衰的,这既说明了日本人民对徐福及徐福文化的认同,也体现了中国秦俗文化对日本文明重大而长久的影响。

**关键词:**徐福东渡;明清时期;日本;影响

**中图分类号:**G633.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1)02-0027-06

徐福东渡是否到了日本,至今仍是学界讨论的话题,虽说我们无法对徐福一行是否到过日本作出定论,但徐福东渡这一历史事件曾给日本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却是无可辩驳的定论。中国明清时期,朝鲜半岛的高丽、朝鲜官员的诗文记载了徐福东渡在日本的影响,日本的许多风俗习惯还带着中国秦文化的烙印,徐福信仰对日本的影响经久不衰,这既说明了日本人民对徐福东渡的认同,也说明了徐福东渡对日本的影响源远流长。

徐福东渡将中国秦朝文化带到日本,朝鲜半岛高丽时期及朝鲜王朝前期的官员对此有所记载。

高丽王朝末期状元出身的著名政治家、文学家、理学大师,官至高丽门下侍中的(宰相)郑梦周(1337—1392),因维护高丽王朝,高丽恭让王四年(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被推翻高丽王朝的李成桂之子李芳远所害,但鉴于郑梦周在当时的地位和影响,改朝换代的朝鲜王朝仍追封郑梦周为“大匡辅国崇禄大夫、领议政府事(首相)、修文殿大提学、兼艺文春秋馆事、益阳府院君,谥文忠”<sup>[1]3585</sup>。郑梦周曾于高丽禔王三年(明洪武十

年,1377年)九月奉命出使日本,第二年(1378年)七月回国。在日本期间,郑梦周创作了《奉使日本作》诗12首,其中提到了徐福东渡在日本的影响。

《奉使日本作》第七首颌联“张骞槎上天连海,徐福祠前草自春”<sup>[2]581</sup>,意思是说,中国汉代的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通往天河的道路;中国秦代徐福东渡日本,日本人民至今还在纪念他,日本徐福祠前的花草也正沐浴在春光里。“张骞槎”。指典故“张骞泛槎”。传说张骞为寻找黄河的源头,乘槎(竹木筏)来到天河。作者这里赞颂张骞和徐福,并把张骞与徐福相提并论,认为一个开通了通往西域的陆路通道,一个开通了中国与东方日本的海上航道。“徐福祠前草自春”,既说明在徐福东渡1500多年之后,日本人民仍在纪念徐福、怀念徐福,也是在强调“草自春”,说因为受徐福传到日本的中国文化的影响,日本才有春意、才有生机。

《奉使日本作》第八首诗颈联“斑衣想自秦童化,染齿曾将越俗通”<sup>[2]581</sup>,意思是说,日本穿的有斑纹、斑点的衣服,应是当年徐福东渡带去的童男童女一代代沿袭下来的,日本把牙齿染黑齿的习俗在中国南方越地也流行过。“斑衣”,本指中国

收稿日期:2020-11-23

作者简介:陈佳(1982—),山东烟台人,男,文学博士,鲁东大学胶东文化研究院讲师。

汉代虎贲关于骑士穿的虎纹单衣,这里指有斑纹、斑点的衣服。“越俗”,《史记》有多处提到,指古代中国南方越地的风俗习惯。《史记》中谈到的“越俗”,包括今越南一带。作者这里强调了徐福东渡对日本的影响,特别是随徐福东渡的童男童女及其后人在一代代传承着中国秦朝时期的生活习俗和文化。

对于徐福东渡带到日本的中国秦朝“遗俗”在日本传承的情况,朝鲜王朝前期的官员也多次提到。朝鲜世宗朝文科状元的李承召(1422—1484),历官朝鲜礼曹判书、吏曹判书、刑曹判书、议政府右、左参赞等官职,官居崇政大夫(从一品),写有《送日本使僧正球首座》诗9首,其中第一首提到了徐福东渡在日本的影响:“扶桑远在天一边,开国茫茫太古前。徐福几时游不返,至今遗俗尚依然。”<sup>[3]431</sup>意思是说,日本国在日出扶桑的天边,日本人在远古时期就有了自己的部落或国家。当年徐福东渡到了日本后,没有回到中国,徐福将中国的文化及生活习俗带到了日本,所以日本至今还保留并承袭着中国秦朝的一些风俗习惯。作者在这里主要强调了当年徐福东渡给日本带来的深远影响,虽然过去这么多年了(徐福东渡距作者所处的年代应相差1600多年),但仍然在影响着日本。

对于日本仍在传承中国秦朝的一些“遗俗”,朝鲜王朝的官员、文人非常关注,也是出使日本的朝鲜王朝官员要了解的重要事项。进士出身的朝鲜诗人金玄成(1542—1621)历宣祖、光海君朝(官至同知敦宁府事,正二品)写有《送日本回答使,丁未年》诗,诗歌题目注有“丁未年”,即朝鲜宣祖四十年(1607年),说明此诗是写给丁未年(1607年)出使日本的朝鲜通信使(回答使)官员的,诗中提到日本仍然保留有当年徐福东渡时带到日本去的中国秦朝的风俗:“槎逐张骞曾上汉,俗询徐福旧期秦”<sup>[4]157</sup>,意思是说,你们这次乘船去日本,就如同中国汉代的张骞出使西域一样,是为了与周边国家建立友好关系。你们到了日本后,可以了解一下当年徐福东渡日本后,在日本所保留的中国秦代的一些风俗习惯。朝鲜使臣这次出使日本主要职责是恢复和日本的正常国家关系,所以将其与当年张骞通西域相比较。但由于徐福东渡在朝鲜半岛和日本都有着重要影响,所以了解徐福东渡在日本的影响情况,也成为当时出使日本的朝鲜官员的一项重要职责。同前面郑

梦周《奉使日本作》诗一样,作者也把张骞与徐福放在一起,也有张骞开通西域、徐福开通东方中日航道之意。作者让出使日本的朝鲜官员了解日本还有哪些中国秦文化的痕迹,既说明徐福将中国秦文化传到了日本,也说明徐福东渡1800年后,中国秦文化在日本仍然有影响。

朝鲜宣祖朝进士柳梦寅(1559—1623),为朝鲜宣祖朝、光海君朝官员,博学多才、擅长书法,是朝鲜王朝中期的著名的汉文学家、小说家,有《於于集》传世。《於于集》中有文章和诗歌提到了徐福东渡,其中《送回答副使朴典翰梓入日本序》中还谈到了徐福东渡在日本的影响:

今者日本,古徐氏遗裔,向微童男女三千人来居之,其地一蔡蓬空虚耳。曾闻之道路言:“日本人饶时罗,商贩泊绝岛,值长人磔而食之。”又闻之古老言:“南蛮国老弱人不堪佣作者,炙而膏之燔画器。”是皆地绝远,中国之教不泊然也。今日本,自秦时服中国余习。其人小明,可假教化以晓。自前朝许以与国,通玺书者数矣。及今源氏麀平氏,借我一价,要以重其邦,盖源氏世筐筐我,而平氏敌讐我故也。<sup>[5]528</sup>

上述记载是柳梦寅写给出使日本的朝鲜官员朴梓的关于日本情况介绍,记载说,今天日本的当政者,是“古徐氏遗裔”,是古代东渡到日本的徐福的后人,当年徐福带领着“童男女三千人来居之”,住在日本岛,但当时的日本岛“蔡蓬空虚耳”,是荒芜之地、少有人烟,这里野草丛生、藤萝遍地,对外封闭,“商贩泊绝岛”,经商的人也不来这里,因为这里还有吃人的习俗,偶尔有外人来就被杀死吃掉。还有传言说,日本的南蛮国对年老体弱不能劳作的,“炙而膏之燔画器”,就把他们烧死熬成炙膏做为制作陶器调料。因为日本远离中国,所以“中国之教不泊然也”,中国的文明习俗当时传不到日本。而“今日本,自秦时服中国余习”。作者所处的中国明代万历年间的日本,从秦朝开始就接受了中国的文明习俗,表明了日本从中国的秦朝开始没有了吃人等野蛮习俗,进入了文明社会。这说明日本人“可假教化以晓”,通过教育还是明白事理的。中国与日本曾有过一段友好交往的历史,“许以与国,通玺书者数矣”,经常有日本使者赴中国。日本平氏家族执掌日本政权时,也曾与邻国朝鲜关系友好,日本源氏家族

战败平氏家族,执掌日本政权后,就把朝鲜作为仇敌。作者在这里表达的意思是,日本源氏家族背弃了徐福当年在日本时确立的对外友好的睦邻国策。当时日本发动的侵略朝鲜的壬辰战争(1592—1598)刚结束不久,所以作者有此记载。

柳梦寅还曾于光海君己酉(1609年)年奉命出使明朝,并写有《朝天录》,其中有《过始皇岛》诗,其中也谈到了徐福东渡的影响。《过始皇岛》中有这样的诗句:“徐市驾楼船,童男海冥冥”“遗祠沧海上,居民荐香火”<sup>[5]482</sup>,意思是说,徐市(福)驾驶着楼船,载着童男童女消失在茫茫的大海之中。徐福东渡路经的海岛及目的地至今有祠堂在纪念徐福,周围的百姓祭祀徐福的香火不断。结合上面《送回答副使朴典翰梓入日本序》中提到的日本有“古徐氏遗裔”,作者在这里说的“遗祠”地点,指的应是日本。作者也是在强调徐福东渡对日本的影响。

## 二

徐福东渡与日本传承中国秦朝“遗俗”的关联,朝鲜王朝中期的官员也多有记载。

朝鲜仁祖朝进士,仁祖、孝宗时期官员、诗人黄床(1604—1656)于朝鲜仁祖丙子年(明崇祯九年,1636)出使日本,期间创作有五言古诗《入倭京和东溟连环诗体》10首,记述了作者在日本境内的观感,其中的第七首提到了徐福东渡到了日本,日本的许多风俗还保留着中国秦朝时期的一些特征:“皆言徐福来,遗俗不变秦。秦俗岂皆然,桃源尚厚淳。”<sup>[6]388</sup>意思是说,日本京都的人都说徐福来到这里,所以中国秦朝的风俗在日本流传至今。怡然自乐、民风敦厚的桃花源也是秦朝习俗的重要内容。这也告诉我们,当时的日本不仅确信徐福东渡到了日本,而且徐福带到日本去的中国秦朝时期的生活习俗及和睦相处的处事之道,仍在影响着当时的日本社会。黄床诗歌说明,当时的日本,即中国明末时期,徐福文化在日本有着很大影响,中国的传统习俗也是日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朝鲜光海君朝进士,光海君、仁祖时期官员、诗人金世濂(1593—1646)也认为,徐福一行到了日本,并对日本的文化带来了重要影响。朝鲜仁祖十四年(明崇祯九年,1636年),金世濂以通信使副使身份奉命出使日本时,写有《海槎录》,其中记载:“有熊野山权现守神者,徐福之神

也。”<sup>[7]329</sup>说日本熊野山一带,奉徐福为熊野山守护神。说明徐福在日本熊野山一带有着极大的影响。金世濂在出使日本期间,还写有多首诗歌,其中也谈到了因徐福东渡日本,秦文化“遗俗”在日本的影响,其中《马岛十绝》是金世濂出使期间路经日本对马岛时所作。日本对马岛位于朝鲜海峡,是当年朝鲜半岛往来日本的重要海上通道,也是当年徐福东渡日本的必经之路。《马岛十绝》第四首写道:“妖童彩服各相耽,五色花钿艳翠岚。一自秦船留不返,至今遗俗重童男。”<sup>[7]172</sup>“妖童”,这里指美少年。“一自”,自从的意思。意思是说,日本对马岛的美少年穿着彩色的衣服在尽情地玩耍,岛上妇女脸上艳丽的花钿即使笼罩在海岛的雾气中也很靓丽。日本对马岛上的儿童之所以穿“彩服”,妇女们之所以风行“花钿”,这是因为中国秦朝徐福东渡的船只在这里留下没有回去,跟随徐福来的童男童女也在对马岛长大成人,并留下后代,一代代传承着中国秦朝的一些生活习俗,特别是重视儿童的穿戴和他们的成长。“秦船”“童男”,均出自《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遣徐市(福)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sup>[8]176</sup>诗歌说明,当年徐福东渡路经的日本对马岛,仍然沿袭着中国秦代的一些习俗。这些习俗在徐福东渡1800多年后还在日本流传,足见徐福东渡对日本的深远影响。

金世濂出使期间还作有《大阪诗》共10首,其中第二首也提到了当年徐福东渡将中国秦朝时期的生活习俗带到了日本:“仲雍或东人,徐福来伺日。习俗类西秦,富者多侈佚。”<sup>[7]181</sup>意思是说,日本许多的文化习俗或许是吴国的君主仲雍传过来的,但更可能是当年徐福东渡时带到日本来的。日本的许多习俗和中国秦朝时期的习俗相似,富裕的有钱人多数都生活奢侈、悠闲享乐。“仲雍”为吴国第二代君主,曾与其兄泰伯从陕西渭水之滨迁居今中国江苏无锡、常熟一带,为融于当地百姓,断发文身、耕田自足,创建了吴国。下面还提到日本染齿、文身等习俗,是受到中国东南沿海吴越一带此类习俗的影响,所以作者这里提到吴国君主“仲雍”。“佚”,同“逸”,安逸、逸乐。这也说明,作者出使时(中国明末时期)日本仍保留了不少中国秦代的“习俗”,作者提到日本“习俗类西秦”“至今遗俗重童男”,同前面柳梦寅记载的“今日本,自秦时服中国余习”相一致,都说明当时的日本仍然受到徐福东渡的影响。

朝鲜光海君朝进士赵弼(1586—1669),为仁祖朝状元,显宗朝官至吏曹判书、辅国崇禄大夫(正一品),去世后追赠议政(首相),于朝鲜仁祖癸未年(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作为朝鲜通信使副使随正使尹顺之出使日本,出使期间著有《东槎录》,记载了沿途在日本的见闻,五月初路经日本对马岛时,写有和答长诗《舟中走次溱溟排律,述马州地方风俗》,“溱溟”,即朝鲜通信使正使尹顺之(1591—1666),号溱溟。诗中写道:“弃衣虽自古,兀顶更惊依。女嫁唇含漆,童娇面彼秣。屏珍金翡翠,褥谔绣芙蓉。采药称徐福,描鹰说宋宗。”<sup>[9]424</sup>意思是说,日本对马岛的百姓虽然穿的古代的粗布衣服,但并不令人惊奇,使人惊奇的是他们留的高而上平头发形状。对马岛的女孩出嫁时,牙齿涂黑,儿童的脸上也涂抹着艳丽的色彩。女孩出嫁配送的扇屏是用黄金和翡翠装饰的,被褥上绣着芙蓉花。对马岛采药的人说,当年徐福也在这里采过药,岛上绘画描鹰的人说,他们传承的也是中国宋代宗室画家的技法。诗歌说明,当时的日本对马岛,广泛流传着徐福东渡曾路经对马岛,并在这里采过仙药的传说。诗歌记载的百姓的穿戴装束、女孩出嫁的习俗等等,也是告诉人们,日本对马岛不仅仅盛传徐福曾在这里采集过仙药的故事,更是受到当年徐福东渡带来的中国秦朝文化的强烈影响,这同上面提到的金世廉的诗歌一样,都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

朝鲜景宗、英祖朝官员金履万(1682—1758)写有诗歌《见〈海槎录〉,述日本风土》,其中也谈到了徐福东渡时将中国秦朝文化传到了日本,并且至今影响着日本社会:“徐福东来竟不还,秦时风俗至今传。轻生尚气龌豪甚,重法无恩刻薄偏。”<sup>[10]139</sup>意思是说,徐福东渡到了日本竟然不回去了,所以日本至今传承着中国秦朝时的风俗习惯。许多日本人都崇尚气节、视死如归、性情豪爽;日本人重视法规,很少考虑人的情感因素。言外之意是,这些都与中国秦朝时的法制和人的观念相同,是当年徐福东渡把秦朝的文化带到了日本,中国的秦朝文化给日本带来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 三

朝鲜王朝后期,离当年徐福东渡已经过去2000余年了,但徐福东渡仍然对日本有着重要影响,这在朝鲜王朝后期的官员中也有记载。

朝鲜正祖、纯祖朝著名学者郑堦(1739—1819),写有《玉水事》一文,提到了日本的“黑齿别种”是当年徐福东渡日本的后裔衍化而来的。

日本处士玉水,抄《退陶集》编为十卷,命之曰《退溪书抄》……噫日本在东海中本黑齿,周幽王时神武天皇始立国,自谓泰伯之后。秦始皇时方士徐市入海,为黑齿别种。齐梁时山城主允恭始称姓,为藤氏、平氏、源氏、橘氏。其俗信鬼神,事浮屠好清净,以跣足赤顶,膝行匍匐为恭。无拜礼,性淫巧尚奇技。与南蛮通,轻信易怒,好击刺。玉水子出于其中,扶正道辟异说,尊朱子、退陶之学,表章之依归之,岂非豪杰之士乎。其氏村上名宗章,字幸藏,玉水其号也。其先仕于大和筒井氏,筒井氏亡,移居江户,诸侯闻其名,多厚礼以聘之,皆辞不就,以处士终云。<sup>[11]667</sup>

“处士”,指有德才而不愿做官的人,后泛指未做官的文人。“退陶”“退溪”,均指朝鲜王朝中期著名儒家,朝鲜朱子(朱熹)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李滉(1501—1570),号退溪、陶翁、退陶,谥号文纯。历官朝鲜礼曹判书、成均馆大司成、弘文馆、艺文馆大提学等,晚年定居故乡,在退溪建立书院,创立退溪学派,有《退溪集》《朱子书节要》等传世。李滉在朝鲜半岛和日本都有很大影响,李滉的头像还印在了今韩国1000元的纸币上。“周幽王”是中国西周时期最后一位君主,公元前781年至公元前771年在位。“泰伯”,即吴太伯,是吴国的第一任君主。《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说,吴太伯是周太王之子,周文王姬昌是吴太伯的侄子。日本自古以来就传说日本神武天皇是泰伯的后裔。《晋书·倭人传》也记载:“男子无大小,悉鲸面纹身,自谓泰伯之后。”<sup>[12]692</sup>“齐梁时”,指中国南北朝时期的齐国、梁国时期(479—557)。

郑堦的记载说,日本处士村上宗章(号玉水)编纂了朝鲜儒家李滉的书稿,村上宗章是日本黑齿国别种的后裔,黑齿国别种是当年徐福东渡日本的后裔衍化而来,日本的四大姓氏“藤氏、平氏、源氏、橘氏”也出自黑齿国别种。郑堦还记载了日本这四大姓氏的习俗,这些习俗与朝鲜王朝早期文臣李陆(1438—1498)、朝鲜王朝中期著名思想家、教育家许穆(1595—1682)的记载相同。

许穆在《黑齿列传》一文中说,日本黑齿国的一个分支应是徐福一行建立起来的,而且他们的后人藤氏、平氏、源氏、橘氏成为日本国的实际掌权者。许穆的记载提到黑齿国别种“其俗信鬼神,事浮屠”<sup>[13]211</sup>,李陆记载日本古代的“阿每氏”国“其俗尚浮屠,喜清淨”<sup>[14]444</sup>,郑堯的记载也提到黑齿国别种“其俗信鬼神,事浮屠好清淨”,这说明三者的史料来源是一致的,并且至少数百年来,日本一直流传着这样的传说,并且影响着朝鲜半岛。

朝鲜王朝末期著名诗人、进士赵秀三(1762-1849)曾多次随朝鲜使团出使中国,赵秀三有多首诗歌写到了徐福,在《日本》一诗中,还写到了徐福东渡在日本的影响:

### 日本

日本在朝鲜东南海中,相传秦始皇时,方士徐市请五百童男女,求不死药。阴以五谷百工随之,入海得大野平原,止王焉。地多藤、橘,故仍以平、原、藤、橘赐土姓。……其地瀕屿峭确,其俗好鬪哄,怒辄戕命。人带二剑,曰公曰私。公剑则非临阵不拔。其法甚峻,尚多秦旧。嬪人漆齿为容,见尊人脱屣叩头而敬礼为恭。民家皆二层为间,官府至有五层者。种薯而食,织橘而衣者半之。待客饌饭皆洒金。其语天为唆喇,地为只,日为非禄,月为读急。山川则寿安镇国山、阿苏山、日光山。物产如意、宝珠、青玉砚、细绢、漆器、鏗节、良剑、金桃。

长养臣民五百童,还从鳌背起金宫。

山头无限春风草,尚在秦皇醉梦中。

三岛五畿六百州,二层民户五层楼。

尺寸镜磨□山殿,公私刀出萨摩洲。

文身漆齿女为容,脱屣叩头恭应命。

嫩土甘薯洒金饭,平原藤橘四尊姓。<sup>[15]494</sup>

《日本》诗写了一段较长的序言,序言的内容对诗句作了说明,所以,对理解诗词的含义很有帮助。

诗序说,徐福一行东渡到了日本,“得大野平原,止王焉”,找到了一大片平原居住下来,徐福在日本还做了国王。因为这一带“地多藤、橘”,生长着许多藤和橘树,又地处大平原,“故仍以平、原、藤、橘赐土姓”,所以,随徐福东渡的童男童女及其他人员分别被赐予“平、原、藤、橘”四个姓氏。作者在这里也暗示说,日本古代四大豪族

“源平藤橘”,即源氏、平氏、藤原氏、橘氏应是随徐福东渡的童男童女等人的后裔。诗序还说日本“其俗好鬪哄”,有与人争吵的习俗,发起怒来甚至可以拼命。日本人尚武,“人带二剑,曰公曰私”,身上带着两把剑,一把称“公剑”,一把称“私剑”,公剑“非临阵不拔”,只有列阵打仗时才使用,而且制度规定严厉苛刻,许多都是当年中国秦朝的传统,日本的许多制度,还是当年徐福从中国带过来的,并在日本沿袭至今。诗序还记载,“嬪人漆齿为容,见尊人脱屣叩头而敬礼为恭”,“嬪”古同“妇”,说日本妇女以漆齿为美,见到值得她尊敬的人,脱掉鞋子磕头以示恭敬从命。普通百姓的民居多为二层,但官府的房子有五层高的。多数的百姓依靠种植谷物和薯类生存,但也有种植橘树和织布来维持生计的,但招待客人时,为表达敬意在饭菜里洒上金屑。这应是当时日本富裕家庭或官府的待客方式,朝鲜宣祖甲午年(1594年),有朝鲜僧人到日本,“至倭京入倭宫,宫阙极奢丽,庭铺蜃甲。使行拜礼,仍赐坐……馈以食物一大盘,盘中所列,皆洒金屑”<sup>[16]249</sup>。说明当时日本皇宫待客食物也“皆洒金屑”。诗序还记载了当时日本人的语音和物产。

作者在诗序和诗句中都是在反复强调,日本的许多习俗“尚多秦旧”,无论是女子“文身漆齿”的扮相习俗,还是“脱屣叩头”“待客饌饭皆洒金”的敬客待客之道,包括日本“其法甚峻”的尚武之风,都有着当年中国秦朝文化的烙印,都应该是与徐福东渡日本有关。作者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说日本古代四大豪族源氏、平氏、藤原氏、橘氏应是随徐福东渡的随从及童男童女等人的后裔。作者的上述观点,虽说需要更多的史料来支撑,但日本上千年来沿袭而来的浓郁的中国秦文化,和许多人自称是徐福及随从人员和童男童女的后人的说法,这都为作者展开丰富的想象奠定了基础。

综上所述,中国明清时期,日本仍保留着中国秦朝时期的民风民俗,而这些传统文化,日本人认为是当年徐福东渡带到日本的。今天的日本仍在广泛流传着徐福东渡的传说,并有多处纪念徐福的场所和设施,甚至有人自称是徐福或徐福随从的后裔,这应是中国明清时期徐福东渡文化在日本的传承,也是今天日本仍在祭祀和纪念徐福,传承徐福文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 参考文献:

- [1] 郑麟趾,等.高丽史标点校勘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 [2] 郑梦周.圃隐先生文集[M]//民族文化推进会.韩国文集丛刊;第5册.汉城:景仁文化社,1990.
- [3] 李承召.三滩集:卷之六[M]//民族文化推进会.韩国文集丛刊;第11册.汉城:景仁文化社,1988.
- [4] 金玄成.南窗杂稿:七言律[M]//民族文化推进会.韩国文集丛刊续集;第5册.首尔:东洋印刷株式会社,2005.
- [5] 柳梦寅.於于集后集:卷之三[M]//民族文化推进会.韩国文集丛刊;第63册.汉城:景仁文化社,1991.
- [6] 黄床.漫浪遗卷:卷之二[M]//民族文化推进会.韩国文集丛刊;第103册.汉城:景仁文化社,1993.
- [7] 金世谦.海槎录下;闻见杂录[M]//民族文化推进会.韩国文集丛刊;第95册.汉城:景仁文化社,1992.
- [8]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0.
- [9] 赵纲.龙洲先生遗稿:卷之二十三[M]//民族文

化推进会.韩国文集丛刊;第90册.汉城:景仁文化社,1992.

[10] 金履万.鹤皋先生文集:卷之六[M]//民族文化推进会.韩国文集丛刊续集;第65册.首尔:东洋印刷株式会社,2008.

[11] 郑瑀.进菴先生文集:卷之四[M]//民族文化推进会.韩国文集丛刊续集;第122册.首尔:东洋印刷株式会社,2011.

[12] 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

[13] 许穆.记言:卷之三十六[M]//民族文化推进会.韩国文集丛刊;第98册.汉城:景仁文化社,1992.

[14] 李陆.青坡集:卷之二[M]//民族文化推进会.韩国文集丛刊;第13册.汉城:景仁文化社,1988.

[15] 赵秀三.秋斋集:卷之七[M]//民族文化推进会.韩国文集丛刊;第271册.汉城:景仁文化社,2001.

[16] 金寿增.谷云集:卷之六[M]//民族文化推进会.韩国文集丛刊;第125册.汉城:景仁文化社,1994.

## Xu Fu's Voyage to Japan and the Qin Culture of Japan: A Case Study of Records of Korean Official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CHEN Jia

(Research Institute of Jiaodong Culture, Ludong University, Yantai 264039, China)

**Abstract:** Xu Fu's voyage to Japan has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e history of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which not only starts the overseas communication and exchange of ancient Chinese culture, but also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Japanese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The folk customs of the Qin Dynasty of China spread widely in the Japanese archipelago, last through the ages, and become one of the sources of original Japanese culture. The Korean envoys sent to Japan in the Goguryeo and Korean Dynasties in the Korean Peninsula record the influence of Xu Fu's voyage on Japan, which shows that many customs and habits of Japan still bear the imprint of Chinese Qin culture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Xu Fu's voyage has the long-lasting influence on Japan, which not only shows the recognition of Japanese people to Xu Fu and his culture, but also embodies the great and lasting influence of folk customs of the Qin Dynasty of China on Japanese civilization.

**Key words:** Xu Fu's voyage to Japa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Japan; influence

(责任编辑 雪箫)